龜巖年譜 二

…編 下

禮問答

Carpentier

龜峯先生集卷之五

玄繩編下

答浩原書

交年積雪伏惟道履靜養超勝羨慕不可言渾二十六日被 聖旨不許辭疾依前促行今日死生安危有不暇恤矣以不得借馬迄未能發尤爲惶憫凢借馬及舁疾之具當於明日粗辦二日欲起程宿向陽矣前書切願老兄枉駕于碧蹄者謂其吾行稍遲而日候稍和也今則狼狽如許舍命而行安敢請吾兄冒雪寒遠出吾兄又安肯犯不出

之辰勤顧廢疾人乎悵惘悵惘渾背寒特重灑灑
寒痛流汗如許雖不死道路得至京師亦恐不能
一赴 闕下拜章乞骸也然近聞京報 朝紳之
無遠慮者以賤臣譽于 榻前者有之萬一誤
恩許一陞見則必有清問啓事愚陋者亦不知所
以應對矣伏願尊兄錄示可言之宜不勝至祝至
祝今日之最急只是培植本原以成 君德至於
外朝得失猶爲第二義也況草茅之人未宜遽及
時事者乎伏願明以回敎至祝疏草付還亦望答
誨不及於初二日向陽之宿則直送于京使李氏

傳吾族室幸甚不宣庚辰除日渾再拜叔獻二十
七日已入城來書即傳納矣初三日欲宿碧蹄
遠問頻辱慰謝慰謝謹審再承安車之 命鑿氷開
道舁疾赴 闕重義輕生一喜一憂遙想 聖朝傾
行十載起敬前席左右寂默 天語丁寧當此之時
本原澄澈物欲消退兄乘此幾陳正議匡世道在此
一舉叔獻承 命趨洛道中有書奉來爲幸今日獲
見二兄同朝之盛事深以爲賀而反以爲憂者本根
無恃而末杪是棠耳叔獻前末暇別裁將此意相勉
之幸甚幸甚

答叔獻書

謹承今月八日書慰懷慰懷頃得家兄報兄將分祿相覘云是兄欲久留意兄非素飱者也深賀深賀前書所謂積誠迴天庶有其日舉國其蘇豈但病僕忝分祿苟活而已第目見農家疊遭飢荒流亡過半上元占月老農亦以極凶爲報今歲雖登未見新穀之前民將塡壑殆盡若又逢秋不稔則餘存無幾國何以爲國吾兄亦此民之一也曾身經困乏而然未若弼之困乏又甚於兄而能詳知此間情狀故聊復云云噫蚩蚩之中能守飢處命不怨不尤者幾人厭死

爲盜則不可盡誅而外寇乘釁則勢將罔措爲民父母可不動心登對前席之餘思所以處之之道如何如何失稔等郡進上雖減而八珎之設所慼不多租賦雖除而經費之外節用則可給古昔帝王遇凶修省之道如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候迎道不除百官修而不封鬼神禱而不祀散貨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省禮殺哀蓄樂多婚索鬼神除盜賊節目雖多大槩貶損自奉責己事天杜絕無用之費多設賑救之策而已又如勸富民獻米補資在朱子亦不得不爲者也今不一設是見幼子入井而無惻隱之

心也可不寒心大人格君心此固在吾兄第一事之後而吾兄今日之事實異乎孟子之於齊梁則何可受國恩立本朝而不思所以報之者乎子就大今年十五欲加冠於首爲字說以勸是望子雖無所教無他世累只合自修終身者也只祈賴兄賜成始成終者耳謹復

答浩原書

伏承今月六日手札翫而復之恭審春和靜養超然不勝羨慕之深況辭旨脫灑足以喚醒昏憒展讀以還佩服無已渾入城凡留七十餘日人事擾

攝精神日微比之在家什損七八靜而每不堪亂
痒者騷動而至於此亦宜也第遇 國家不擇人
而加以殊禮渾爲束縛之勢所逼手足盡露惶駭
無地欲歸不得欲留不安揆此事勢誠可憂歎也
數日之後欲以封事 上聞而歸歸卧向陽當與
兄相聞也淸詩意到之作辭句超邁非可及也複
玩吟繹琢謝無已叔獻得眩疾略如淸州時今雖
赴衙氣亦不淸非但身疾朝紳間有危機敗證恐
不可收拾者此兄之憂容有旣耶世事付之于天
亦甚省事然內外本末少可靠處使渾身健作仕

亦必得心恙矣伏惟下察此言秘之勿廣可也登
對　榻前語極無倫又何足觀耶還家日當偕封
事草封納辛巳三月二十一日渾再拜

動静一道而自兄之出無一日敢忘吾兄無乃動或
有難於静時者耶聞晋接之後　天意有歸使之起
坐廩人繼粟聖代敬賢之禮自吾兄始爲賀爲賀久
欲修一狀相報聞兄處多事又兄所動作人人來傳
非如山中時必待書札始知消息今姑欲停幸勿爲
訝聞兄以不札責我敢陳吾抱

與叔獻書

伏聞一蹻朝端神采減舊云應接之煩不若山中靜時而然耶抑既出多月無所設施有愧初志而然耶吾兄動止會欲以道之行不行而今日之出久長諫職言不聽計不用上無相信之實下多猜嫌之跡勉勉隨行冀見少利貞不亦苟乎相見無期敢以書報浩原不自進退空作楚囚病卧京寓云云浚歎浚歎謹拜

答叔獻書

遙觀近日之事時論之非吾兄則空矣林下之非吾兄則僕亦不能無疑焉頗有遷就苟合之疑云云是雖

仁民愛物不能自已之盛心而安有同朝異議終能
成事之理乎只合早歸來林下自修而已湲恐無益
時事而有害吾心也僕自兄之出毁謗日積亦未知
果何道理也謹復
曾審入城方謀穩叙遽聞還山悵惘殊極今承情
翰三復感慰第承體中不佳賢兒之㾓亦未息湲
用仰慮近若遡流達漢可以蘇奉翺企翺企下他
之計豈能成就兄與鄙人俱過半生費力之事則
意思先惕可歎珥失計一入樊籠事不從心欲决
去則又有區區納約之志眞所謂鷄肋無可食而

棄之還可惜者也近以改貢案併州縣久任監司
三事上劄則自　上不卽揮斥而命議大臣似有
可望而左台呈病論議時未結局又恐多魔爲憂
耳珝今春得眩疾自後氣尚未復玆致瘦憊耳戒
勑激厲謹當佩服苟且之跡固如來示但古人亦
有爲之兆者故不敢決退坐受朋友四面之誚可
歎浩原進退俱難病卧客榻可悶此中别紙綱目
落丈事芸閣無相知者恐圖之不易然致力爲計
乾雉一首蜜果三十箇汗上舍弟有故欲棄齋郎
從今果子難得六月九日珝拜

與浩原書

頃奉叔獻報知吾兄退休無路深念深念所貴乎儒者入有自治之效出有及人之澤也若徒拘形跡久荷 天眷心在山野身縻爵祿側足朝端噤口靑蒲此何等出處也何不以平昔所講先賢事業日有所陳可之則留不可則歸自由進退也聞叔獻當作相於未久云爲國爲幸而爲叔獻不幸也周公之後未聞以儒作相也但百萬億蒼生命在頃刻仁人君子所當動心何暇他論惟望相勸毋虛擧世之加額厚望也謹復

答叔獻書

聞吾兄旣典文衡又將卜相文衡之任重在扶植斯文豈但尙詞華應世求而已且三代以下未見以儒作相者三代以下更無三代之治故也儒若作相則豈無三代之治所貴乎儒者一行一止必以其道無一毫謀利計功之念不以三代事業爲己任則不敢在其位苟或不然是王良之詭遇而大匠之改䂓矩能不寒心每看後世之儒靜則談道守義一動便失初志敢陳鄙抱謹拜

與叔獻書

聞兄疏中政亂浮議一條至斥爲非君子之言其他指摘爲謗非一云出無所事反遭排擯林下讀書自有好境界何必遲回眷顧內損已德外招羣忌古人出處恐不如是　聖君禮遇雖殊計不見施斯亦不可謂知遇

謹承垂翰感慰頃承手字還上復書且寄乾魚未知尚未達否珥役役逐隊他無可言示諭儒者事業固是如此敢不佩服但道理千差萬別古人有以天民自處必見斯道之大行然後乃出者亦有漸救世道納約自牖者若遽以三代之政羅列建

請而不得施則輒引去恐非今日之時義也浩原一向求退亦恐太執大抵億萬蒼生在漏船上而匡救之責實在吾輩此所以惓惓不忍去者也示事若見豐川則當曲囑十一月十五日珥拜

答叔獻書

相念之深伏見前月念八手札三復慰豁不勝感愧恭審冬序道履靜養萬安欣慶之至不容于懷渾二十八日出 國門寓居迎曙尹泂川農舍耳坡山向陽兩處俱病家屬再還入城渾彷徨無所於歸乃來此地病人失所於冬寒之月安危置之度

外耳渾前月初一日上章陳乞 聖旨欲遣歸下
大臣收議大臣建請勿遣至於邀求陞職 聖意
不悅然姑從之超陞資窮大臣又請給薪炭又許
之當初乞骸有必歸之志者冬寒癃蟄不供厥職
而空受 國恩爲不可留一也出入 經筵雖有
命而無名位渾則匪人也固不足論矣然 國家
開此好門路以待後之賢者渾首先居此不敢苟
且冒進於其間使後之眞賢不得正其始則莫大
之恥也其不可留二也其於所陳瞽說無採納之
望則不敢言也不意仍此賭得 國家優賢之盛

典題給薪炭而求退得進超陞職名揆之私義斷不可拜受惶窘悶迫不知所出二十日乃上辭免陳乞之章殫竭情狀而其末款有曰臣勢窮理極寧爲匹夫遯遁之行延頸違 命之誅以求私義之所安者臣之志決矣云云 聖批依前不允渾晝夜苦思以冬寒癃蟄日享 聖眷而安卧病坊甘心 恩豢者全無義理不如只据遯遁之語冐疾出 國門爲足以略成初心而稍勝留京故決退於此矣然 君恩罔極而莫報涓埃眷戀慚惶情未能忘中心豈能安乎嗚呼賤臣負 國至此

而極矣留此欲待向陽稍安舁歸于彼耳且旣出
國門可以欣快而不能忘情如許不如在野之無
事可笑物情何以如此乎苦事苦事不足爲高閑
道也冬〻暖癘氣大行處處皆然坡山舊廬入死者
三盡室奔竄祭祀久廢不勝感傷躊躇路歧引領
瞻思而已治癘之藥今無所將但聞忍冬草濃煎
痛飲於初發三四次出汗則全愈云清遠香數枝
送呈伏惟尊照渾所寓乃入城之路也倘因來京
一宿穩討而行則殘生垂盡幸何言耶不宣十二
月朔渾拜招魂葬事其時渾以不可告其家故其

家不爲起墳矣叔獻近爲公私劇務所困虛眩復作呈告不出云願兄時惠警責勿使作隨時宰相則幸甚

謹承外事勞擾致疾非輕遥慮遥慮今日陰陽進退生民休戚咸繫吾兄一身屬望甚重十分愼攝惠墨多荷深眷用記身過以爲規戒今見浩原寄僕書處兄之作隨時宰相屬僕相警隨時宰相乃隨時俯仰者也兄豈容有是模樣但僕處荒野與兄日遠浩原共躡朝端宜相知近間事而乃云云無乃吾兄作事欲平易得中而反少嚴毅愼重凜然不可犯之氣像

耶達不離道古人所難更仰公退之暇日讀經籍毋負初志幸甚幸甚大小淸濁並得容接焉有是理更須商量謹復

與浩原書

因叔獻報知兄復入城中又登　經席乞身蒙許浩然歸去幸不幸憂喜相半叔獻每云兄之出處似非循理頗有果哉之譏僕或以爲然而但歷觀古君子進退之節未有不用其言只絆其身以爵祿而甘心濡滯者每以此說報叔獻耳今蒙放歸能不爲故人喜且幸乎但吾君好賢之誠不待修假實吾東數百

年未見之盛事而竟作無用之虛文是非 國家之
不幸而可憂之甚者乎叔季求進兄之自守雖或過
中而聞風者惕然養廉砥節自今日由兄而作則亦
可謂報 聖君殊遇之一端也

答浩原書

夏氣漸熱伏惟服次起居如何仰慮仰慮頃者伏
見初七日所賜手札三復感慰第審京外癘發盡
室般移于龜村令人淡念未委凡百安泊無大憂
患否耶渾自違寬流寓後大段柴毀冬〻日亦不能
少甦入春來骨立癃瘁見者驚嗟但未沉綿床席

耳荊布治疾入城初歸之後萎薾仆地今亦未甦此疾何能望其存活耶兩病各處不能相養諸況益窘所以羸頓增添形容焦枯却不如前年夏日臨訪之時矣閑居其家尚不能支撑而被　下書招延者于今三度　聖旨丁寧懇至如家人父子賤臣讀之不覺感泣但癃廢如許則本不敢承當

嚴旨但人臣分義不敢堅臥于家欲扶輿至京控辭于　闕下矣雖然以賤疾而言則入京則必死何則以在家不能久坐久坐則面青氣竭不自支撑故也以如此之疾而乃敢入京其爲叨冒之

罪抑又甚矣如粟谷寛綽日甚本不足與言若勸
鄙人必來京城責以人臣不當如是云云斯言恐
不是也昔崔與之之被召也至於十三疏而不就
與之大臣也所拜丞相也以大臣而被召尚且如
此況萎薾將死之一匹夫乎義理精微隨所遇而
不同何嘗有定本乎出處進退惟義所在而已何
必以聞命奔走爲人臣分義之當然乎今渾疾如
許而必欲爲生行死歸之計則初非捨生取義之地
而區區顛仆於朝著之間豈非 淸世之一大羞
辱也哉是以三思未定心欲不行今以就決於兄

願爲我決之何如一以義理之正救拔垂死之人至祝至祝二度 聖旨謄書送上幸一覽之何如 聖主盖欲用愚臣矣被疾如許無路報答只得中宵潛悲慨然流涕而已不宣癸未四月二十一日渾拜

渾事終難處置者非但此 召命而已今番雖上疏陳乞得蒙 聞允而堂上重秩未蒙改正則在家一疏陳乞改正似無卽從之望然則當留家而紛紛拜章耶若以在家爲未安則終至於控辭闕下矣 闕下三四章之後若不蒙 恩則棄而

歸家亦不敢爲拜　命受爵則又非初心此等節目種種至難除非速死無可安頓處殊以爲憫也願兄指示平坦一路無使病人煎迫於無益之愁也至祝至祝

第二疏　批答覽爾前後上疏予心缺然今予待爾經綸欲與共濟時艱此志士有爲之日也爾其飜然改圖斯速乘馹上來云云

第三疏　批答覽爾上疏知爾有病未卽上來今日氣和暖爾須調理上來雖臥而謀猷亦何所妨予之待爾正如飢渴長往不返豈爾所願況今兵

判乃爾之舊友也予今擢爾爲參知豈無其意同心同德正在今日爾何不翻然上來以副予側席之望耶爾空勿計他念勉強登道云云

長夏江村晝掩柴扉情使遠到滿紙苦語皆進退難安之義憂念憂念彌以昏迷今奉三思不定之問惘然不知爲報也兄疾可堪安車到洛調息入對兄安敢蒙無前殊異之禮揮謝自逸耶苟或不然雖欲入拜自不能得又不待問人而知潑想尊兄所以難處靡定之旨以崇遇難當而亦恐進無所事顚頓狼狽以乖初志不但憂疾而已伏見前後 聖批兄若不

起是當代無前之好事自兄而沮不亦未安耶一入陳大計可留則留不可留則還亦何所不可趦趄於善幾之發疑遲於陽復之初恐未盡善也吾人所事平坦底中自有道理願兄勿深思逆揆憂瘁於一行一止之間而枉費精力也僕避病來歸單瓢初定靜坐深室耳邊不聞人聲雨餘綠樹唯山鳥時鳴而已從此城市漸遠不但避病也已崔嘉運尹士初俱以少日親舊强健無疾相繼不壽白首衰病又何能久於斯世耶一爲死者痛一爲生者憂謹復

與浩原書

珥仕苦氣痒漸不可支可悶玆廢人事闕然不候
想不爲訝承審避病永歸不勝悵然珥事不如意
恐歸期非遠也浩原之嘲固宜但溺人之必援他
人勢所不免如之何且金應均事上提調欲更試
才奈何應均之上亦有他人此所以難成也靜極
復動之復初以陽復欲音入聲更思之則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音以去聲爲是以其不一動也如何
如何缺上下
日者謹承專使相問潑用感佩前使告忙身且有疾
復未盡情追悚追悚沆言則優褒不一不再不可不

出而以時事精察之則非但出無所事亦恐顚沛又同叔獻也當今唯兄獨全節無欠缺人也甚爲兄憂慮也曾嘲叔獻每援吾兄則答以溺人之援人亦不得不爾云望吾兄無爲共溺人也今年無意相會信宿如去年時衰境可憐

答浩原叔獻書

閉戶吟病遙想方劇忽承二兄被召入洛一喜一憂栗谷兄路中愆和示爲念爲念家弟貢疏驚惟驚惟弟殊不知易之困有言不信之道也弟終始無一語及此日昨有書云欲獨身當禍不通是以其身異僕

看愚亦深矣憂亦憂喜亦喜之理安在弟僻處深谷不聞京洛事如是妄動奈何奈何弟非昏庸而屢失於動斯亦命矣夫是皆僕無自修之致深愧僉兄來示諸葛孔明之有愧於吾儒者必欲恢復而有些謀利計功事是無學故也雖然孔明非知守正安義而不爲者也不知而不爲者也所示栗谷兄之意甚正宜持而勿失若夫成敗則天也如或少出入於此而又復較短長利害則是孔明之罪人也更以自守嚴正使外邪不得窺覘謙恭禮士等事仰勉焉夫市恩掠美碌碌細人之行而敢以是有望於左右耶或人

之說未可知也牛溪兄當今日似不可遲迴退托如
承更召則不俟駕盡心力是幸大抵不能守已以正
何可責人以正當進而不進或生他念則是亦非正
更仰精思謹復

答浩原書

暑熱方熾伏想靜居萬安無任歆慕之至數日前
承兩度手札來自金選仲家三復展玩不勝慰豁
渾柴毁日甚至於臥不能起不得已辭免至四則
聖旨有曰爾若不起當如蒼生何縱不顧予一
人其不念 祖宗乎云云承 命震怖驚魂屢散

自欲奉章堅辭而又念人臣分義堅臥于家爲不能自安乃舁疾起行今宿碧蹄倘不死於道路則欲拜章　闕下以請改正而歸矣雖然氣息如絲莫保朝夕如其死於京師則死猶作無恥之鬼也可悶可悶然渾若得過七月則連命猶可冀異日溪上當有同裯之日也伏願靜養日厚餘外千萬不宣癸未五月十二日渾拜

霖雨鬱蒸未委起居何如戀戀無已過高陽時奉一狀託太守傳達其已呈徹否渾到京僵臥十日始得赴　闕拜疏則其日　除授吏曹叅議且賜

品帶兢惶震越狼狽而退矣渾今有一事未決顧兄夬之吏曹初非可仕之地決不可供職則三上章猶未蒙一允渾欲退而席藁待罪以待官限之滿而臣子之情如此持久極爲未安或勸三辭未得則當謝 恩退而呈辭遞免云渾以爲不供職之官義難謝 恩未肅拜而經遞則亦無他路殊以爲悶也退待限滿與 肅拜呈辭二者得失如何伏願垂誨何如廢疾不死而又遭此事上以羞辱 朝廷不量而入固當喫此憂煎也愧死愧死

五月二十五日渾拜

向承宿碧蹄一書疊奉入洛情翰慰謝慰謝特移銓衡品帶之錫　恩寵兼至聞來感動下示退待限滿與　肅拜呈辭二事俱似未安心欲不供其職而徑拜義所未安　聖上虛心傾行而坐待限滿亦非事君以誠之道兩未知其可也胡文定曰人之出處語默如寒溫飢飽自知斟酌非決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抑未知今日尊兄自定之如何也禮遇既如是病若可堪則出而拜　命治其任若或未堪則出而還入似亦無妨亦未知今日銓曹有何等事而山野人就不就當不當如何也惟望勉得其中適偏頭痛甚

復未一一

答浩原書

浮謗之至任之而已自修而已介懷致意雖欲百計防塞亦何有補吾兄之潛德林泉叔獻之盡心朝堂聞方困指摘世道可惜如僕淺庸應不在數計中而亦且云云云云可笑爲所當爲豈以自外至者爲吾勸沮謹復

答叔獻書

久阻徽音窃料方切忽承情緘蘇慰可言頃困瘁方劇而毀謗日滋至於兩司交章論劾而猶不敢

爲退計有若包羞無耻者此生良苦良苦北報曰急兵單食少無以支撑未知今冬如何收殺也豈田籍軍二事今已啓罷州縣何不周告民間耶浩原辭爵不得今將拜 恩猶以抵死辭銓任斷定於心此人固執可憫士習日非朝政日亂此憂甚於北報而廟堂方眠奈如之何汝式書謹悉焚蕩則事已過矣言之無益今冬可善處耳加平田役只給綿布一疋而送之厥後無言矣姜君事人亦有言此者苐未知虛實其人果是雅儒也賊魁授首則珥亦歸田矣苐天灾慘酷百年來所未見也

民生何辜可憫可憫管城二玄一笏蓉香二柄唐
香二十餘柄汗上適患疾謹草六月二日珥
芳緘與浩原書俱至兩司論兄爲目甚峻驚駭驚駭
久知有此而安知遄見於今日耶天灾旣酷北賊又
熾受國淩　恩勢不可奉身歸去亦不可爲人沮抑
無所事濡滯而至令吾身同吾國顚沛此間進退良
可寒心然無益國事有損吾義莫如早歸之爲得嘗
見邵堯夫詩云士老林泉誠所願民顚溝壑諒何辜
此段吾兄今日事也寄來淸香筆墨添得閑中一般
好工夫爲惠不淺頭白眼昏漸知讀書之爲樂死日

且迫樂不可久可歎可歎浩原何不有所施爲有不可處乃歸也謹復

答浩原書

謹奉情札褒尊兄　聖批攻叔獻駭機一時兼至喜少憂多驚惶靡定安有事勢若此而能有成就者乎但尊兄以山野之人一朝受　聖君知遇旣躡朝端何不瀝盡胷中所蘊論時事曰非邪正倒置冀廻聖衷使前後起兄之殊　命終不歸無用虛文而少有所補益於今日也此乃理所當爲奉章時亦不可含糊緩辭只作奉身自全計而已叔獻被斥兄何忍

獨保尊兄雖欲以不出自處旣出矣空有所施爲逢
不可然後歸來何可先斷自畫來無所事去無所遂
徒往來紛紛耶謹答

答叔獻書

積戀之際謹承手翰良用感慰閑居有相道況淸
勝幸甚幸甚珥積勞致傷長臥呻吟可歎舉朝力
攻 天鑑孔昭雖免禍患退計則决矣只念國勢
岌岌 天恩罔報是用寢食不安耳前後朝報散
亂不收只一丈送上此可見 天心之所存矣浩
原去就尚未定而遭此震薄豈能爲留計乎朝起

眩作書不能悉季夏二十四日頊拜
謹奉回示與朝報不但於 國事無復可爲將有前
頭莫測之患只合舍車貢趾而已萬事何說船歸故
里道况何若京友有書云自兄去國閭里小民下至
牛童馬卒相弔歎息而逐時論求進取者莫不彈冠
自得云公論竟歸於庸陋下流時事可歎此所謂匹
婦匹夫之不可欺者耶惟願深藏自修俯讀仰思所
養旣厚立言垂後裨補風化亦豈淺淺吾兄報答
聖君恩寵在此有餘又誰能禁哉不亦多於立朝端
無設施抱志躊躇動遭人謗者乎謹復

答浩原書

伏承手札三復慰豁恭審學履佳勝欣㵒無比渾
只爲辭職而來只見病之一字而不得已拜受堂
上之命今將歸矣而叔獻之事遽出其爲吐舌
可勝言哉渾今已草疏以明叔獻之無他其言直
截無少回護則淺恐大致激怒重傷叔獻無益世
道而祇以取禍以此方善思不已矣且如渾者山
野賤士以退爲義廢疾垂死不知其他而忽欲極
論邪黨以蹈世患未知於語默之節如何也朱子
草疏而焚之以避禍古人以侍從之臣而尚如此

况如我不仕者乎如有來便切願覓示也此則論我耳今所憂者只恐激發禍機使叔獻重受酷烈之患也諫院啓辭有據法請罪之說若以無君之罪加之則渾必與之同死矣尚何說哉尚何說哉

六月二十三日渾拜

叔獻去國兄獨留洛心事可想叔獻欲還海西猶滯坡山吾兄還若趂未還可遂三人相對一叙實暮年難再之幸事聞叔獻事無一人排時議正其論至如思菴爲首相亦且含糊云可歎　聖上旣以叔獻之友待吾兄吾兄不以叔獻之友自處其身耶此實國

家與喪之幾非爲叔獻一身私事也僕意前書盡之今又何煩下示焚疏等事恐與此事不同也僕之謂以叔獻之友自處者以正直處巳也謹復

與鄭喪人時晦書

聖人制禮節以天理以不克喪爲非孝非義而生固不可也非義而死亦不可也今得朋友來傳及嗚谷書經冬襦衣盛夏不脫或露坐烈炎中以助痛楚如哭泣之過度毁瘠之滅性及奠祭時小小滌器烹餁等事必一一身自爲之不假僕人之助云無非喪生自盡之道聞來驚歎孝侍平日讀書講理以中正自

期待今臨大事反爲偏急危迫之行心甚未安君子愛人以德况僕之於孝侍非姑爲緩辭愛其身不愛其禮只欲其生者耶望須追思先大人憂疾之念事死如生繼以慈闈爲念以滅性爲非義無爲不孝之歸天下事無二道過則非禮非禮則何可行也

書叔獻別紙後

吾兄論九容處論議雖好推衍過深凡一身動靜言語處事皆欲以九容蔽之此恐未然九容者只言其形體當如此恐不如來說足容重只是不輕擧耳所謂周旋折旋等之說何其太廣耶手容恭則

來說是也謹改之耳聲容靜與安定辭亦不同近
來學者語聲多低微無乃主見說耶君子其言也
厲豈可以低聲爲可乎且所謂不出雜聲者亦謂
其可不出而不出耳非故忍而不出也氣容肅則
分明是似不息也人固不可無聲氣若鼻中出聲
氣使人聞之則不可謂之調和也貌思恭似是主
於端莊然添入謙遜意思亦不妨
立志章我又何求云者果不瑩故謹改之耳
時時云者先儒之言亦有時時習之之語恐不妨
且無時不猛省則無乃太過於用心而生病耶

持身章合論持身正心之功恐不妨中庸只說誠身而正心在其中矣

讀書章云云者亦有意思何必盡刪

事親章云云父母之恩莫大焉者是生我之故也若以生我爲非恩而別求他義理恐不能也但兄說如此他人亦有疑之者故謹改之耳

復時若兄長乘屋則或可呼名故云耳

孝子出入不脫衰者乃古禮也古禮之不行已數千年以朱子之大賢尚不能復古以墨衰出入矣今人不顧前後而帶經出入者乃生乎今之世反

古之道者也吾兄以此爲禮之當然恐未三思也
到家卽成服之卽字非吾意也浩原考家禮而加
之矣但家禮與古禮稍異恐不能一遵古禮也
朋友麻之說載在禮文恐難違也
守令之饋云云者似未穩云故已改之耳但吾兄
以爲守令假要訣費錢財作美饌此則過憂也瘠
民肥己媚竈之徒乃讀要訣而遵守乎
祠堂叙立之圖鄙意諸兄當稍前諸弟則旣立於
主人之右不必稍後
脯醢佐飯似未穩但設饌依俗禮故易以俗名耳

經句當依舊文

朔望用紅直領者取盛服也

時祭用分至是程子式也大書何妨

祭禰恐豐于昵也　題贈當添入其儀

墓祭旣已兩度再拜而旋又參神恐非禮意

喪服中行祭儀謹改之

右叔獻書別紙也論所作擊蒙要訣非是處所答儆官多事不省古禮忽忽說過多不是其後一一遵吾言欲改云而未及改印而辭世悲哉前後吾說詳在禮問答別錄

記栗谷書後

屢承手翰良以爲慰頃上鄙答置于尊仲氏第未知下照否浩原誠是不世之 際遇叓無逃義之路猶懷退縮之計可憫然終必不得歸去矣承審衰病之相已現不勝歎慮珥亦世間百味皆淡此非學力乃老相也任運遷化奈如之何哉小學方有所較正故不能送上恨無副本也別錄答上美味隨得隨盡可笑小文魚二尾汗表良愧十二月三日珥

鄙人引接後生之說亦浮于實而初入京時多有

來見者到今漸罕矣氣常不平仕罷必臥痛雖欲吐哺筋力不逮可憫所謂欲引用者指何人耶雖欲用某人豈敢先唱于街路中乎僕之迂踈涵之好酒原之退縮皆誠可憂矣應接務簡敢不佩服此爲始病之書先知任運遷化而後月長逝每一開見悲慟如初

答希元書

千山白雪樵汲路絶守寂寞安淡泊頗得靜中意味恨不得與同志共之也洪生袖傳書謹奉日間交道之分離時勢使然也豈今世全無好底人之致松江

之言偶爾得中幸爲我謝之無以子貢之先見爲多也自非豪傑之人莫不勸沮於一時之向背只恐向時有志之士日喪前得而更無收拾於桑榆也惟僉公卓然有立定脚跟務眞實以古人自期待日有所事勿以艱危而撓其中勿以非笑而迴其功千萬幸甚鄙人身病與世謗日積每念溘然夕死而終無所聞抱羞於無窮也敢以自勉而未能者相勸於僉公也此外紛紛固非在我分內事却既不得而取之亦難願勿掛在靈臺而以爲損益也近觀僉賢書札每以外患爲憂而無一語及問學上質其疑論其得或

慮已爲禁廢而不能特立於亂流中也周文演易於幽閉而僉公在明窗靜室中反欲停之耶謹復

答浩原書

冬感已嚴兩成淒蟄遙想如何尚能遲一死於今冬則明春趂早哭奠栗谷枯土投溪上信宿伏計世亂客斷身病事稀閑中眞味淡為愈淒噫吾人所患只在自家所養之如何苟有所樂外物榮悴無非助我者也今聞吾兄故人李潑　經席上詆斥吾兄等事惟駭惟駭鄙人以草野孫蹤名字亦出入其中云呵呵禍福在命何敢尤人謹拜謝

答浩原書

日間嚴寒義之所謂五十年中所無以僕難堪益想吾兄攝養之如何也屢承吾兄苦於呻痛寧欲一死悲歎悲歎但此非欲之而得避之而免者也只合任彼所爲而不容吾力而已近間兄札危辭苦語令人動念無乃兄於此境界或不能處順而先爲之期待耶雖與世之欲長存久視者淸濁不同恐非守正聽天之道也屈指明春日子尚多僕亦身病比劇痿摧黃枯氣不持體得相保護以圖相見於和姸之時亦未敢爲期也既到窮谷回看初志今日所事無異背

水一戰惕然兢惶若無所容措李生來王音頻枉病懷若蘇爲賜不淺謹復

答關北按使鄭季涵書

聞扙風采北塵作息讀書人不動聲色之威亦可想矣屬望非輕益礪籌畫以雪　宗社之羞幸甚某白首垂盡身在病席雖欲一試戰陣之勇亦末由也已

答浩原書

千萬望外忽領李生袖間手札開緘展讀不覺喜慰之深恭審臨到舊宅起居萬福欣慕不可喻渾今年五十一比前歲更減九分氣力焦枯柴毁面

如黑鬼脛如瘦竹長卧昏昏不能看一字書疾痛之苦旁人亦不能知也雖然尚賴一事得以連命賒死天公之饒我於是而極矣幸甚幸甚一事云者自今年來柴門晝闢無人來叩自朝至暮無非閑卧之時唯有溪聲鳥語歷於吾耳此外無餘事也取一束紙置諸床頭以擬書來報答而近百日不用一片手之閑可知而心閑誠可樂也新造學堂未完僅得設板于中央晝卧其中淸風徐來天下之勝亦無以加此矣城中浪子輩相笑曰今日安有一人書生往見汝者方教汝作書院守直好

守窻戶也僕樂應之曰是余所欲爲也今亦臥此堂中書此書可謂書院之守戶也聞李涵今來高陽墓下旁邊着一紅粧遲回眷戀不忍南去誘曰無僕馬又曰天熱想秋冬間必不能渡漢水天下安有如許極好笑耶栗谷以此公爲賢不顧其身之危辱而與擧國之人相失者專由此公也而栗谷死後遽敗素守爲後日千古笑囮每一念之不覺痛恨也安習之處送弔狀後不見渠答謝之書未知如何經過湲念湲念渠所謂我負栗谷亦有事段後日相見時當一道之然遽執此便待以負

死者而自謀脫禍則豈非待人之薄耶今日僕其
能脫禍乎大抵此友用心過當優以姦邪無狀待
平日相善之友而亦不少惜此爲可歎耳然任渠
所爲何敢一毫分疎於其前耶且聞狼川事將不
輟計是天公使兄復作辛苦於老境不得安也如
僕一生孤獨獨立山谷中擧一世無一人相友知
者如兄又遠送狼川山中亦不得數歲一相接也
信乎命之窮也奈何奈何秋來倘蒙一臨南村孤
墳之前因來一訣病人則亦幸甚也李生之回作
書付此未知能達於左右否也千萬不能宣寄乙

酉六月二十二日渾拜

滿紙情語令人起懶海弥三十亦念病悴心神形骸內外受賜爲謝不淺僕前月舟返故里擬哭栗谷新阡信宿溪上聞迷子外祖病重未暇他事歎恨歎恨下示李涵事惕然增愧屢煩鄙書規戒微言不足爲動觀其辭意更無以天理人欲分界相爭之道奈何更爲亡友愴懷焉顧兄極加嚴辭不以數爲嫌不以不聽爲阻且進退有義不可毫髮容私而吾兄每有圖便厭煩之意致此狼狽深以爲念養疾有效一來陳悃求辭就閑於理似穩已往之悔追思何益末路

極險如我衰朽永斷與親舊通信空悤之擲之不之
齒論於短長間也然且云云云未知終欲何爲也謹
復

答李仲擧別紙 山浦時 按嶺南

一風化政刑之源在吾方寸至密之地邑宰震懾惟
恐不善其不在我乎治人本於自治正物務在正己
一酒色二事百行之賊酒以先王之終日不醉爲度
色以先正之禽獸不若爲戒
一監司而邑宰邑宰而吏胥以至里正等數分明條
約嚴正可以成績

一列邑之可立而未立之規可革而未革之弊令邑宰一一自思而自錄之又各邑各面各里可立規可革弊令其面其里大少貴賤各自一一齊議鄉長有司及凡民之曉事可應對他日訪問者令各押名署以呈擇其切急先馳文相報答以施焉餘則咸議定於迎命之時大則驛聞小則立變凡不盡心及或私漏不盡者摘發治罪

一列邑之志學者隱逸及有行者有才者各其守令各面雖小必錄郎報監司以待監司之處置志學志于道學也隱逸抱才德不出也有行孝子順孫烈女

孝婦友愛忠信也有才畜奇謀遠略能文章善射御也可致者當致于公不可致者監司親往訪問焉

一令列邑採訪老人男女七十以上及鰥寡孤獨癈疾飢寒無所歸無所養及處子年二十以上過時未婚及已死眞儒隱士名宦忠臣義士孝子烈婦子孫及妻妾及墳塋所在不拘年代遠近一一詳實錄呈而或設燕尊享之或以時賑救之或助禮物勸婚嫁或送酒食除徭役表章之或具酒饌奠祀而修其廢等差隨宜達上有遺不實有罪

一爲政通下情爲急然惟公可以察之

一至誠宜無不服故古語云防小人密於自修
一營吏之有才能者例多恣橫待宜嚴明薛文清公
曰一卒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余遂
逐去之當官者當正大光明不可有一毫偏向此可
爲法
一勤而廉明可以濟事廉明之要在無私心
右十條想在明公度内重違勤教敢錄呈第一條在
方寸及末端無私心二事僕方致功於屋漏而未得
者獻於故人而求勉焉幸勿以人所未能而反求他
人爲忽也弊寓荒凉草樹茂密高軒遠臨無以爲謝

答浩原書

白首爲别後會無期千里寄問慰懷何言去歲荷盛
念情問疊至機中卷織之貺杵下分眷之錫連辱署
坎之中令胄勤訪不怠淸詩勸戒益深不褻興歎之
教破家相容之許猥及無狀尙闕一謝雖緣蓬飄南
北輸悃無路耿耿于中負恩不淺僕方圖扁舟浮海
以絶人世生可以追桃源之跡死終爲魚腹之魂生
逢 聖世事至此極未知自處於事理何如也僕之
多病尊兄所知靜坐一室亦知死日不遠何況毒霧
瘴烟鑿谷架巖能忍得幾時而徑死耶如或此計未

遂則一夜投門長對舊儀淩閑堅坐主客爲一身生而入死而出永無相離之恨亦一計也悠悠何旣謹謝

答趙汝式書

吾與兄別今五載矣閑身習坎吟病守寂罪積于天萬事何言會奉慇懃情訊出於衆棄之中不一不再尙稽一字相報實非翳桑困乏之都忘舊義而然也亦非學書不渡淮之古規也向者吾兄瀝膽剖肝扶危於未亡寧忘吾身而不負吾學犯諱孤言猥及無狀此皆爲國忠憤大公至正無一毫有所私念於微物

者也溪慮鄙文字一到兄邊有洸清明直截之氣像而亦欲自處得叔向無私謝之意也幸勿爲訝於隔絶多歲也且聞舊友對僕說數句亦入兄疏中兄何從得此耶至瀆 天聽惶悚惶悚朱晦菴曰顏子曷嘗敢是已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敢以此言爲今日自勉之訓而交道之分背不欲興懷耳但僕禍迫膚髓孑孑孤影飄落無所生逢 聖世入生到此亦可愧也聞兄抱戚鴒原天不佑仁何歎何歎叔獻姪女年僅笄昏便喪夫造物偏厄吾儕理不可信兄使忙迫書不盡情

答浩原書

千里相望死在朝暮三紙情書忽及於溘死之先慰懷何言去春松楸之省夜行晝止不測之鋒迫在前後非無意一敘而竟莫之就下示心語口不相逢將永訣之恨吾豈有淺於吾兄而然哉耿耿于中未嘗一日忘于懷也某尚闕一字酬答於親舊間而向於吾兄罄竭下情無少避諱寧過切偲而不效囁嚅者誠為苟知之久而収取之深也及有生盡鄙見不相負於冥冥之中乃僕之心也今承兄示懃懇以為實心相副未若兄之待僕者然惕然增愧不知所云昔

日禍未及焚坑相期修業進學以延行古人心跡逾
月未見書則念之經時未見面則懷之逢一事未議
則疑之行一禮未講則憂之豈燕游拍肩之爲比哉
少日同志亦非不多而或以文章或以美爵交道各
異僕雖無似與吾兄及栗谷忝在相觀之末策駑專
心不以外物嗜欲有所夭閼者于今三十年有餘矣
不幸栗谷云亡吾兄爲世所擯獨立無與僕雖猶生
遑遑中野未知竟作何山之委骨也頃憑一答書吐
出誠素反致未盡之教噫至此而尚或未盡何處盡
其心乎來示如非前言之戲則無奈勉我不逮而益

欲發我於垂死耶無以爲措僕南來二脚疼痛不良屈伸患侵于外病攻于中一死無惜只以於人世有多少未畢事爲慨耳朱子曰孟子自許行王覇不動心而其原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說病處叟以此言爲吾兄一誦焉伏惟留念巳所未能而反以勉人尤增靦赧

記牛溪書後

去歲金集傳寄兩封手札開緘三復不覺悲慨厥後音徽永絶無異隔世人唯有一念不忘往來心曲而已今玆魚孝子贇示一封手書發在舊歲之

仲冬廿日披讀寄懷尤極悲酸信後又經三時未知閑況安佳否吾輩今到白首唯餘一死人世故舊寧復有幾箇得見書尺亦云幸矣幸矣況世亂如此彷徨無所求生耶渾運盡垂亾阨窮顚頓理勢之常耳正月大風火發旁舍父子兩廬倏忽俱焚傳家書冊盡入烈炎草莖莫遺棲食俱空欲西入龍川求食奴婢間而腰脊之疾大作今已四箇月元氣摧殘臥不能起煩熱厭食以勢觀之不能支矣栗谷大賢一臥旬時便儵然而去如我汚下得疾久苦速盡爲喜而辛苦莫比此爲可恨然無

非命也任運安分不敢不自勉焉淸詩兩章諷詠以還脫然沉疴之去體思欲步武以伸淩情而神昏困乏不可爲矣習之事不覺痛惜吾輩晩節旨不能保厥初自謂如我無狀負罪稽誅顚沛最大累及師友而以此觀之習之之事尤可憂也庚寅年渾到京渠指我爲趨時嗜利棄背執友又謂渾將加大罪於渠渠向松江作書求哀渾見之莫知端倪淩惟之而已然故舊不可絶故和顔色而問之渠亦不淩辨以此至今僅能如舊而已何意復向希元及老兄作此態耶痛傷之極寧欲無聞渠之

音問亦不知兩歲矣室仲無恙在永平耳伏惟尊

照方痛僅草萬萬不宣戊戌燈夕渾拜前書所見

惟金集所傳而已餘未承見良恨

此爲絶筆此疾竟不起看來不覺涕零

龜峯先生集卷之五

龜峯先生集卷之六

禮問答

答季涵問

問祥服未有定見黑笠則無義而國俗已久白笠則中朝與我國之制黲則家禮而宋儒以非素冠爲論恐不必盡用家禮未定之書今之用禮者先以駭俗爲懼此所以古禮之終不得行也苟有好禮一二君子考禮甚精身先倡之則乍然驚駭之餘亦有願慕之者矣今欲略倣黃圖之說以縞冠緇衣素裳承祭祭訖澡衣白笠及哭黲制既苦難

考難行而黃圖之規摹次第實承於朱子晩年則家禮之不甚明備可疑可稽之禮參以黃圖略其煩而存其大綱推其可行者行之有何不可或以爲黃圖之未證無異家禮之未成哀意竊以爲不然黃氏所編喪記朱子旣見而善之則其編中所以祥用朝服一依禮記之說者非朱子所定而何觀其首卷西蜀劉氏之序朱在泣血之記及末卷三山楊氏之跋則益無疑矣圖之證不證恐不必論也歷觀古人論祥服之說喪事有進無退接神不可以純凶故縞冠以示有喪朝服以示漸吉祭

訖哀情未忘故反着微凶之服素縞麻衣是也聖人制禮義意微密情文相稱隆殺得中固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白笠雖近時人旣祥之服殊非古人朝服承祭有進漸殺之意云

答謂家禮之黲制難考欲倣黃圖似爲未然家禮之與儀禮經傳其意固不同也經傳歷集古禮無一段付已意有所損益以爲爲國者制禮之用家禮酌古參今推以家居已所自用者爲一時當行之禮朱子於家禮非不知直用古禮之爲可而必取司馬氏程氏高氏等說者隨時之義不得不爾也禮自初喪至

虞卒哭受服非一而家禮皆刪是不泥古而從簡也且喪服之從古制朱子亦有說焉吉服雖已從今制而喪服尚存古制則不必又變而從今之意也今家禮祥服已從時制安敢又越而從古乎黲天色也淺青黑色近今玉色今宜用黲色今冠與黲團領承祭以從家禮黲幞頭與衫之意而承祭旣祭之變服則雖家禮所無而換却白衣白笠以從時王制而用白反哭如何白是王制雖非微凶似難議爲從國俗用黑定不可爲來示又云成浩原於黲笠有服妖之疑而欲用淡黑者皆似未穩家禮未盡處固不在此等

處幸勿致疑深衣雖司馬氏僅用於獨樂園則今何
得用於道上此後朝廷議得申行白笠以黑爲非則善矣白亦反重而黲則不論焉禮家問自用之

問今笠代幞頭未安欲用程子巾如何

答冠巾異制用亦不同家禮忌日行祭時變服黲紗
幞頭祭後是日素服黲巾巾恐非承祭所用家禮歷
言有官無官之用而無用巾處且幞頭實非古制乃
南北朝胡制則今笠之代幞頭亦家禮幞頭代冠之
意也今笠之制似不可論其可否

問家禮黲幞頭布裹角帶之制無官者通用如冠

禮三加之用否

答我國法有官者時散通用紗帽則無官者不得用紗帽家禮祠堂章下有官用幞頭無官用帽子而朱子語類不應舉者祭服亦用幞頭帽子亦可云幞頭則乃是當時上下通用也

問虞後朝夕上食及儀

答以家禮看之雖不言罷而當罷於罷朝夕奠之日以遵家禮而但張先生日祭温公朝夕饋朱子有不害其爲厚且當從之之語則行亦可也儀則既用初喪禮宜用初喪儀今似不可創作別儀也

問虞後朔望奠儀初不考禮經如何先降而後叅拜成李（浩源叔獻）二侍以先叅爲得云

答二說皆似未穩三年內奉几筵自虞卒哭至祥禫有入哭而無叅神拜辭有其義安敢違家禮而行叅拜朱子曰柩前無拜亦此意也子事父母俟起乃拜几筵無拜尚生之禮也

問朔望奠儀欲從初喪未知如何

答虞後朔望奠儀家禮雖無明文用初喪儀太略未穩用祠堂章朔望儀而惟叅神之有哭無拜辭神之哭奠之一哭用三年內禮如何

問朔望奠儀今方服行下教而成浩原以三哭似
同虞祭未安云未知如何
答如曰朔望不可行叅辭則祠堂章有之如曰几筵
無叅辭則虞亦有之几筵叅辭皆有哭而奠之一哭
又實用本禮則勢不得不三哭也來示似未穩
問練後止朝夕哭初忌一日之內自不忍無哭朝
夕上食之哭欲於練後翌日止之未知如何
答朝夕哭與上食哭非一件事以古禮看之罷朝夕
奠之日已罷上食及上食哭而練後又罷朝夕哭耳
今用朱子行且不害為厚之意而既不罷上食於三

年內則是因行初喪禮也擅去其哭未安且三年內
無不哭之奠與祭
問練後朔望哭只於其日晨祭時哭之否
答家禮止朝夕哭之下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則
朔望之哭是一禮也奠之哭亦一禮也虞卒哭旣有
朝哭又有祭時入哭之禮似不可兼行是日曉哭又
行奠哭爲得
問用牲式國用須全一肩盛别匣家禮别無全薦
之文或炒熟或生膾未知今何以爲之
答家禮惟祭初祖先祖有用生之文於祭禰日同時

祭時祭魚肉無用生之文但朱子語類平日所論祭必用生神道見生血則靈似不可不用生也全肩之薦同國禮恐不可用也家禮祭初祖前後脚皆作三段

問扱匙飯中西柄之義須是令匙背向西如生人舉匙拈飯之爲乃合而或云令匙內向北如生人所扱而微偃匙柄於西可也恐是非西柄之義

答前說飯在匙上將食之狀後說以匙取飯之狀後說似是

問祥日祭之後反哭又設盛祭於舊堂傚虞儀行

事此雖於禮無文恐不得不然
答孝子之情不得不爾但祭則家禮三年內所行已有其數不可疊行倣祠堂章告事之儀告已反哭之意行奠禮如何
問練後上食哭來示藹然忠厚然若曰家禮雖罷上食而今且行之則上食既違禮哭又無據練後止朝夕哭實是大節目則上食之哭非朝夕哭而何示三年內無不哭之祭者誠至論也然安能灼知古人制禮之意而循吾意見耶此是超詣者能之敢再稟

答未止朝夕哭之日不以上食哭爲朝夕哭而必行朝夕之哭又行上食之哭則今安敢用止朝夕哭之文幷罷上食之哭乎上食實初喪之禮而延及禫後是固未安然自宋時已爲見行之禮朱子旣有難行無害之說更不論哭與不哭且家禮於三年內奠祭皆哭今若無哭設奠則是無乃未安耶朝夕上食事生之禮也奠跪想慕之際自不可不哭如曰上食非禮而罷於虞後則可矣今旣不得不行而欲四哭於前無一哭於後甚無漸殺之意朝夕之哭據禮當罷上食之哭因朱子從厚之說行之如何若上食則不

可不哭

問受吊若於覲母京家遇客則何以處之將軍文子除喪越人來吊受於廟某今遇客於京尊者諱之敵者謝之如何

答禮異今古且異其勢故舊親厚或欲問孀母病候或欲察孫子疚容拒以几筵在他於情未穩隨時量宜以處勿拘文字如何如何

問所誨正當某亦竟不行文子之事且亡兄禫祭將近而兄妻舅服未除未知如何

答非但尊嫂氏有服尊伯亡靈亦不可受

問祥服曰祥服禫服曰禫服今於家禮大祥章陳禫服云者未知何義至禫又無正服亦何義耶且朱子大全云忌日服制用黲紗幞頭黲布衫脂皮帶如今人禫服之制云某竊妄以爲陳禫服一句當入於禫章而錯在祥下如飮酒食肉之節也此是大項議論幸乞曲賜諄誨帶用脂皮亦如何又脂皮何物也

答看來家禮禫前一月卜日云主人禫服則家禮之自大祥後禫前所服皆稱禫服無疑禮於喪受服多節今皆刪之朱子用司馬氏黲制而從俗亦豈苟然

若如所示黲色笠在禫後甚無謂且卜日之用黲語
又誣矣別無他義而何敢以家禮皆錯云耶用黲於
祥笠無他論家禮云布裹角帶則今有官用此無用
白布如何脂皮家禮所無笠不用古有脂韋之語必
入脂皮也韓詩曰行行正直愼脂韋言其柔也

問反哭之祭傚虞未安來敎極當欲一獻文告反
哭服亦欲用白而直領團領何可爲用深衣則已
知未安云云

答團領時用之尊服用白團領如何

問祥後上食據禮當罷然乍離空山來歸故室神

道人情依遲慼痛固不是初既反虞三年行事皆
於舊堂者之比欲行之未知如何如某且無祔廟
禮奉安別室耳
答家禮節文甚詳既撤几筵則雖奉安別室几筵猶
在而實非几筵也是則几筵未撤而猶撤從禮爲正
問祥後罷上食情有所不忍初欲從俗而不罷今
承來敎已得以禮斷情且祥服男子既用黲制婦
人服如何家禮用鵞黃靑碧儀節用白衣履未知
何從祥後晨叅拜用直領朔望奠用團領如何
答婦人祥服家禮亦有皂白等語叅用儀節如何以

今所用則靑碧似吉不可用也今世以直領代用深衣已久晨謁用直領朔望參用團領似合參亦有用深衣之語參用直領亦似無妨而但有官者則似略未安

問出入之告若經宿以上則用家禮祠堂章焚香告由以行耶某則只行參拜未知如何

答依家禮祠堂章似合

問先親生日祭儀如朔望奠而不設飯羹何如家禮會成有生忌以亡親生日爲生忌祝文此禮如何

答家禮祭有其數無先親生辰祭只朱子於季秋自己生日用之祭禰

云祭不可瀆只祠堂章奠無定禮有俗節之獻倣此行奠禮如何稱生忌用祝似難行矣

問四時卜日环珓古者用玉今中朝禮以老竹根微彎者爲之長三寸許徑一寸許先裁刷根節瑩淨而中剖之以爲二常置之盤中同燭臺香爐香盒等物供于神前盤徑一尺二寸圓周三尺六寸底盖相合用時開盤取珓祝而擲之以卜吉凶其法一俯一仰者曰聖卦是爲吉兆兩珓俱仰者曰陽卦俱俯者曰陰卦俱爲不吉以竹根制如右用之恐無害

答來示亦無害但不如盡用古制今世無用珓之家某亦欲用之而未能果也朱子亦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又欲用二分二至而又以或值忌日爲難將此數段酌處如何

問三年內時所謂四名日行墓祭倣虞行之今更思之非虞祔練祥而三獻無經據欲一獻如何

答來教似當

問三年內墓祭灑掃前後兩再拜似是平時禮今日在墓側每日灑掃則此一節略之何如然則只當俯伏否

答灑掃及兩再拜固空略之但先俯伏一哭以行祭神禮又奠而一哭又辭神時一哭凡拜哭倣几筵禮如何三年之內似不可用事神禮故也

問國恤卒哭前大祥祭據之古禮固難行矣然今不可一遵古禮未知當如何

答古禮爲君母不杖朞而臣妻無服記云於所祭有服則不祭哀侍先夫人則當享而哀侍則似難行矣今國恤在殯雖祥祭都下大夫之家似難行矣家禮之祥忌日也忌日略行奠禮告不得行祥之由用古禮卜日行祥於卒哭後似無妨未知何如

問國衰未變用黲何如

答何得用黲恐未安也

問祥祭後奉神主權安于祠堂東壁下西向禫後行祫奉安于府君櫝内如何

答於曾祖妣龕内略用祔禮行古禮之遺意如何

問祥後禫前朔望參禮如何且未祫而新舊主同享一堂如何奉新主正寢伸情事如何

答參室一如平日祠堂禮既行祔禮似無不祫同堂之嫌奉正寢别祭未安家禮不如是譏思禮文本意如何似豐于昵

問祫祭焉善儀節在禫前未知何從也

答當以家禮爲正行禫後無疑橫渠說及朱子論甚詳皆三年喪畢行祫云三年喪以二十七月爲語二十七月豈在禫前

問因時祭祫否别行祫否

答朱子大全云無明據以義起可也某家所自行則從家禮三年喪畢有祫之文

問國恤中朔望祭改題時服色如何

答禮宜用黲而白乃今之國喪服改他似未穩國喪則奠不可用行家祭白亦採以古禮難用但今國法士族於國喪葬前白笠而卒哭後許祭則以白行祭國忌

定規似不可改矣

問國恤卒哭後祫祭與時祭猶可行否

答古禮則不可行國法若曰行之則姑依從法未知如何

問如古禮則國喪未除不得行私喪二祥明矣然今人行不得示忌日略行奠禮又卜日行祥雖古意似難行未知何如也某以在服中國法不得服國喪恐有別也尊季氏以私喪祥祭并有喪皆行而惟君喪不得行以小君喪異國君當行祥祭云此論如何

答小君國君雖服有輕重同是國服且今國法卒哭前不得行祭以大夫違法而行不可如曰卜日行祥又有未穩則祥日告文並告以國恤不得備三獻禮之意設奠脫衰如何如何家國異禮小君服雖輕行祥於殯日未安

問示於祖妣龕內略行祔禮以遵家禮遺意但廟只有亡親舅姑神主恐難強行此禮

答果如所示祠堂東壁下前示西向之位亦似可矣

問國恤卒哭前撤几筵行入廟禮如何

答祥若不行則入廟禮宜在他日今若行祥則入廟

禮意在其日皆在行祥之日此不可與祥別論也

問祥前一日告明日入廟辭當如何几筵則不告否旣入廟別無奠告只待朔望行叅禮否

答入廟後奠無文似只待朔望入廟几筵之告祠堂之告皆做有事則告之禮如何告辭用古意自述如何

問馮善集說中大祥祝文比家禮有增損用此如何家禮所無添用如何

答今看朱子祭文亦不必無加損於家禮且何必一遵馮善用已意增損合宜似亦無妨

問示卒哭前不宜服黲當用白苧布褁紗帽布褁角帶燕服用白笠白帶一以遵國法如何

答古人君在殯行私喪殷奠當用何服是必脫國服服私服明矣但黲既向吉似不可奪國凶用家吉今之用白如曰國喪追服則不可用承私祭如曰國法以白定祥而用則白是純凶何必家中承祭亦用違法之白國服中行祥如是多違今既然矣寧用來示白色等服如何

問初以示意示成浩原浩原以示意合義今又見李氏所論以李氏言爲合云不審如何李氏云在

父喪猶行毋祥祭小君喪朞服則何得重於父喪曾子問只擧君喪不行祥祭云小君朞服恐不可並論也凡五服之喪皆廢祭而並有喪喪祭則不廢故君在殯猶許行私喪殷奠昆弟在殯且許行祥祭朞服在殯廢凡祭禮也許行祥祭亦禮也曾子問君喪云者與小君喪必不同矣家兄所論不同鄙意更議如何云云

答君在殯許行者奠也在父喪行毋祥者無所壓也小君喪之與君喪固有輕重欲待朞年服闋而行私喪則是誠引小君服同君服也今國祭亦廢而大夫

家於都下敢行三獻私祭於國有殯之日情義未穩私喪與國服禮有所異似難直行私情小君服非國服而何小君之在殯不行私祥國君之喪不行私祥既有輕重懸殊何有同之之嫌

問祫是四時祭也否復寢室在何時

答祫祭之於四時祭同不同在朱子亦未定也然觀答胡伯量文意則非必欲行喪大記䟽說也答李繼善書引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而周禮亦有此意云三年喪畢朱子之意亦欲有祭則是乃吉祭也朱子於答伯量云以義起者是欲於祫祭後復寢也

朱子家禮祥禫等禮皆用倣司馬公書儀而飲酒食肉復寢在大祥下者此是錯簡無疑小學是晩年書引書儀禫而飮酒食肉亦無復寢一事則飮酒食肉是禫後事復寢是吉祭後事明矣丘瓊山儀節移復寢於禫後亦非朱子之意也且必欲待四時吉祭之月祭而復寢如疏說則又似未穩今定禫後祫祭而復寢也且禮大祥後復寢云者乃復殯宮之寢云古禮實難究講今從朱子所定如何

問 恭懿殿奄棄長樂僕適以姊喪到洛下旣非前銜欲入高陽官成服赴 闕則凡百多有所碍

某頃以一書且道盛意於浩原答云國母喪較輕不可以此呈身躡朝班也司馬公遇神宗喪疑於赴闕明道勸入臨亦爲世道此足據依云未知如何

答司馬公是在洛時也不可以是爲證尊侯若在南鄕則是矣今以私喪來在洛下嫌於進退遭國服晏然於十里之地一不赴 闕殊失情禮以前銜例成服於 闕門外似合義

問如我秩高入帶職居鄕遇正至誕日恐不可全無節次入州官參望 闕禮否不然無以伸臣子

犬馬之誠未知古人遇此何以處之此非載於五禮儀又非如我病重人所能遵行然欲預講定幸示下趙靜菴謫綾陽時鈇墻北一面以望北云爾

答或自乞退歸或以官事在外則固當入州府行禮今爲世所擯似難入官舍行之靜菴所爲精忠所激出於常儀恐不可援以爲例

問再朞而返魂祔祭行於何日几筵之撤當遵家禮耶仍設几筵至於禫後此今世之所行踰大閑斷不可爲耶時制祥而白笠烏網巾其無妨耶

答朱子云既祥撤几筵其主且祔于祖父之廟俟三

年喪畢合祭而後遷今者返魂在再朞祔祭似當在
撤几筵之日更設几筵之俗禮似不可行白笠之曰
僕曾自行則用白布網巾且古禮接神不可以純凶
故家禮之黲邑承祭乃此意也用黲布冠承祭祭畢
着白笠既用古禮又用國法似合情禮僕曾自行則
如是團領亦以黲與白視笠焉

問家禮斬衰條下經帶散垂三尺而無復絞之文
三年不絞則無哀殺之意卒哭乃絞則非禮經之
旨今者乃絞於成服則無乃違家禮乎以此一事
頗覺未安今見胡泳問於朱子朱子曰經帶則兩

頭皆散垂之以象大帶又曰此等處註疏言之甚詳然則三年散垂不絞乎註疏何以言之如其違禮何以處之且欲用油灰未知如何油待陽而乾冒陰而濕十丈黃泉豈有陽暴而油乾之理乎家禮亦用油灰其意如何且喪人欲廬墓側時以展省其情則哀而其禮則古人亦有行之者然上有老祖母病偏母不可久離而喪人欲守墓者未知如何

答禮經腰經小斂時散垂而成服時絞又啓殯時如小斂禮還散云家禮則成服散垂更無絞禮又答胡

泳問一說甚似孤單小斂變服及啓殯變服則家禮所削今不要論只成服時絞禮經也絞之似合若從家禮文散垂於成服則又當絞於卒哭油灰旣非古禮又典賣家產以成之亦非古禮也莫如不爲今人或用者得國葬多財力故耳要思之廬墓一事鄭孝外舅承旨前已修書言其難行鄭孝旣有病偏母又有年高王母兩世一身醫藥奉養皆無所賴須從禮返哭而結廬墓下時往省拜以便孝理如何

問亾兄題主兄妻在奉祭祀者有嫡辟之稱而未聞今亦行之也如此而猶旁註孝子某奉祀耶妾

子亦稱孝否

答禮婦人無主祭之文家禮云主人有母則特位於主婦之前於此可知其有母而子爲主人之意也主人之旁題稱孝子亦家禮也何得違之妾子奉父祀者爲其生母不敢服其喪則古禮之妾子無問稱孝亦可知矣嬪辟之稱恐非謂此也

問亾兄卒哭後家廟時祭來月二十四日卒哭卒哭後晦前無丁亥可祭日奈何三獻乎止一獻不讀祝乎用何服色

答示雖無丁亥既當行祭則倣卜日之至下旬不卜

之意告定可行之日而行之恐無害也孔子曰宗子死稱名不稱孝註云但言子薦其祥事疏曰不言介宗子死不得稱介也然則宗子喪畢改題先世奉祀者然後可以稱孝祭祀則禮云攝主不厭不嘏餕胙不歸肉攝主謂介子代孝子者也朱子欲喪內於卒哭後用墨衰祀廟又於子喪不舉盛祭用深衣幅巾致薦並此意參用如何

問發靷日四更頭在家行朝上食而出及墓臨壙更無上食節次至於終日而後虞上食人情不安奈何鄙家前後喪一依禮文而情則未安故云

答虞無上食之文具饌進饌皆無飯羹而侑食亦無扱匙飯中之節至卒哭始有飯羹則虞無上食亦明矣但食時上食乃初喪節文也及墓亦當如是無疑

問朞服卒哭後家廟晨參及出入告用黑帶否

答此非入廟接神之比白衣白帶恐亦無妨

問兄妻在是曰主婦主婦奉先世神主祭祀則三年喪畢猶不得改題主只輔佐主婦參祭而已乎然則祝文題辭何以爲之

答此段則於答第一第二條甚詳兄妻何得爲主婦耶可以參定第一第二條在上問題主兄妻匡以下

問家禮主人以下各歸喪次註大功以下旣殯而歸居宿於外三月而復寢云云是不用喪大記朞終喪不御於內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朞者大功布衰九月皆三月而復寢之文耶家禮則不言朞九朞皆終喪不御乎又大功以下緦小功亦無分別則大功與緦等是三月復寢乎大記則父在爲母外凡應服朞者止三月不御乎止言大功緦小功之不與可知也且齊衰朞布衰九月之文未曉焉伏乞詳示

答喪大記曰朞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云

云其義曰朞無居廬而絰喪不御內之節惟父在爲
母者爲然也爲妻者爲然也其外則自齊衰朞之重
至大功布衰九月皆無居廬絰喪之禮只三月不御
于內云也且齊衰朞朞服也布衰九月大功服也朞
服自齊衰三年制未有變故稱齊衰朞大功始用功
布故稱布衰九月言止于大功則其下之不與何待
說爲家禮註未備如此處以喪大記爲補庶乎得中
也

問前前監司啓聞道內三陵　穆祖皇考皇妣陵
墓頹圮旣無碑文又絕香火其時禮官啓曰周以

后稷配天而姜嫄以上在推不去之中我朝追
崇四王陵寢一年一祭外不及於他祖宗未嘗行
之禮斷不可行也今欲更啓而修改陵墓一祭之
未知如何

答修陵墓之毁追崇之祭自是二條子孫安可見先
墓崩毁而晏然不修曰是乃遠祖不在追崇而曾不
顧惜之乎周祖后稷祭以天子之禮者非謂親盡於
后稷也以后稷始封于邰爲周始祖而后稷之上皆
自爲帝故也若如禮官之言則周見帝嚳姜嫄之墓
崩壓而無意修治耶修治而設祭一告者禮在修治

而亦非追崇之祭也混論而并停修治甚似無理且后稷之封於邰在唐堯時歷唐虞夏商世代極遠而猶祭之安敢忍見 穆祖皇考妣陵毀而不之致念耶定速啓行無疑

答浩原問

問國喪卒哭之前大小祀并停故 國家陵寢香火亦絕然則人民在畿甸之內者如正朝寒食等節祀可以祭其先墓乎此義殆未安而亦無所見於禮經疑而未能斷也時祭吉祭也雖非朝官服衰者固不敢行也至如朔望參忌祭亦可略設時

物行奠獻於家矣以此推之墓祭亦可倣此而以
陵寢廢祭臣民獨舉爲未安尊兄有見於禮經可
據者示以定論至祝至祝嘗見禮記被私喪而服
君喪者不敢行練祥之祭俟君喪畢卜日追行無
官者不在此類然則朝官與士民固異然幾旬之
士又與居遠方者不同目見　陵寢廢祭而舉先
墓之節祀亦有未可乎伏願詳證而回敎至祝至
祝季涵尊兄今在何處儻與通書并及之博採衆
見何如國喪非朝士而行素當何如以成服爲節
則太早以卒哭爲節則太遠禮家因變除之節而

爲之禮則成服卒哭之間亦無可据之節伏乞證誨且五服大功以下月數當從受服日計之耶抑從死日計之乎人有月晦遭服者難於計月幷乞

据經批示

答國喪卒哭前大小祀幷停云者五禮儀本意則是舉國家之大小祀也於士庶無行廢之定草野民庶當以古禮爲準禮國君齊衰三月君妻君母無服但禮於所祭有服則不得行祭所祭之祖考若有官而於禮陟　懿殿當有朞喪則祭似難行惟朔望參朱子身有重衰者亦欲使輕服入廟行之則所祭雖有

服而奠之行無疑矣且朱子於廢祭一事深以爲重於古禮之斷然不可行處每眷顧欲行之則忌祭今欲薄設只行奠禮而告文並告　國喪在殯之由墓祭亦欲如忌祭之儀惟魚肉卒哭前國禁恐不可用也朔望之只設酒果又當如禮無所損益行又何嫌禮有等殺父或有廢子或行之君或有止臣或爲之何可以陵寢之廢爲難行哉國既無禁推古禮斷以朱子之意玆欲不停焉季涵曾有所問亦以報兄爲報渠項以欲遵鄙見爲報矣教行素飡一條非有官者當以情意氣力爲視自卜遲速只恐尊兄既一謝

命非如僕凢民之爲比也亦禮中因變除用酒肉之節於無服之地恐不可尋也當以義起必欲卒哭後則太晩而過君喪三月之服定於成服日後自酌其定而止爾亦大功以下遭服於月晦者欲從成服月爲計云情雖未關而義有不可朞以上旣以死月爲計獨於朞以下息殺處反以成服爲計爲未穩而又非喪禮有進無退之義恐不可引而長之日數雖小定以死月爲準

問今時祭禮設饌無一定之規如吾黨數人家亦有異同處殊欲講究十分精當以定垂後之規伏

願詳示尊兄宗家祭饌數作小圖以送至祝至祝
魚肉恐非生魚生肉兄用何許乎前見鄭道可言
家禮祭饌圖脯醢蔬菜用六品却是古意非俗饌
也是以吾用脯二器醢二器蔬菜二器而不用今
俗盤床之羞去淸漿不陳云云未知此言如何鄙
意以爲脯醢蔬菜相間次之者却是宋時之羞也
於何見得古意乎去淸漿不陳則時羞有未備也
渠却不以爲然矣又欲作正寢于祠堂之前以太
廟祫享昭穆位排列高祖居奥而東向其餘昭居
北穆居南以祭之云同堂西上之制雖曰習之陋

而程朱以國家未復古故不敢私爲古禮之正則
今日行之無有干僭未安之義乎伏願批誨何如
渾家用五色果脯醢蔬各二器器湯三色爲二十五
器或恐過優不儉謹作圖以上伏乞證示
答祭品用生魚肉與不按朱子曰大抵鬼神用生物
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釁鐘釁龜皆此意也
又家禮之祭始祖亦有用生之禮又溫公祭儀亦曰
用生然則家禮之四時祭具饌沉言魚肉雖無用生
明文而以義推之則用生無疑也但今世私家窮無
省牲之禮必以生爲式恐難爲辨朱子又曰但以誠

敬爲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以是論之則省牲之家可以用生而自其下則恐未能也示不品數多少某宗家所備一以家禮爲準而於常食品數不能無加減者以四時時物亦或不同故也朱子語南軒曰於端午能不食粽乎於重陽能不食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以是看之隨時物薦享或恐人情之不得不爲者也如是則鄭道可之不設淸漿與非俗饌之語皆非朱子意也朱子又曰温公祭儀庶羞麵食共十五品今須得簡省之法方可以是看之雖豐於奉生而不煩之意亦可知

矣又鄭道可位次欲從昭穆之未安誠如來示又作正寢於祠堂前又非家禮立祠堂寢東之意似難爲用朱子曰家廟在東此人子不死其親之義也恐不可擅改也來示祭器品數圖淸漿置東失燥居左濕居右之意似未合他皆與某家所行相符且看古禮醬爲飲食之主亦居中云云

問小斂變服斬衰用環絰白布巾腰絰帶散垂三尺具絞帶此禮見於丘氏儀節而喪次無儀禮不知經據未知此節一出於儀禮而以補家禮之闕者歟免布家禮只用一寸絹畧頭而丘氏用白布

巾以代之何歟家禮言露首而丘氏用頭巾未知古禮原委何如腰絰散垂只行於斬衰耶朞喪以下亦可爲耶以上皆昨日已行之禮而欲詳其得失故敢問　凡奔喪之人已成服後則到家後四日成服禮也若及小斂前則亦將待四日乎抑同在家之人成服乎家禮只言成服後儀節而不言其餘意其初終奔喪之人當不計四日而從喪主成服也伏乞詳諭

答環絰等變服一節雖載於丘氏儀節而家禮之所刪也自初終至成服其間變服節次家禮甚有等級

不可棄朱子所定而又尋古禮免制度亦宜從家禮
而棄瓊山如何腰經散垂詳具於斬衰之下於齊衰
及朞以下皆曰服制同上則宜朞以下通用但古禮
至成服乃絞朱子家禮則成服時散垂古禮又散於
啓殯又絞於卒哭而家禮皆削似是闕文又朱子曰
腰經散垂象大帶以是看之似終喪散垂而此說孤
單今若從家禮散垂則卒哭後從古禮絞之爲可未
知如何奔喪人成服之禮雖載於家禮然未詳悉儀
禮經傳奔喪條未及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
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修其麻帶經之日數註

云親者大功以上疏者小功以下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者亦自用其月數云從儀禮如何腰經從古禮成服日絞又散啓殯時又絞卒哭日亦合古禮

問家禮服位只有襲後爲位而成服位則無儀節旣殯之後則似當與襲後爲位不同而丘氏儀節亦無明文今不知何據

答襲後位次南上者以在屍傍以屍首爲上也殯後旣位于堂下則位次當北上亦以襲時尊屍之義爲也今人多膠守襲時位次而不改於殯前之位寘下

者居近屍首尊者反居於下甚不可仍作圖以上

殯位次

柩 南

尊 次尊 又其次

此非創爲乃襲時尊屍之義也儀禮朝夕哭丈夫位于門外西面北上此是明文也更無可疑

問神主旁題左右

答旁題室題於書者之左旁此非並列神主以爲上下位次者也雖居神道尚右之右亦何嫌乎並旁題爲一位者也書者之左筆勢旣順而家禮立小石碑

註所云其左非書者之左則文勢逆而不可讀矣安有一書中一以書者爲定一以主身爲定乎碑身主身又何異看儀少時問于聽松先生答云已卯諸儒皆用小學何氏圖以主身之左爲定又看退溪先生所論亦云用主身之左二先生所論皆以未盡家禮則用書者之左無疑且主式始於伊川而伊川文集之圖亦如家禮恐無所疑也世人以家禮圖多誤而不信其圖至於是處亦欲改之甚未穩又國禮亦用書者之左

問男子練受服絞帶以何物爲之乎古禮則卒哭

時已用布爲之家禮別無儀節未知何所從乎某外舅練制已至喪人輩改製衰服葛腰經而絞帶則通解續却言未詳今欲据卒哭用布例以布爲之未知如何

答以布似合

問出嫁女朞喪畢月欲製淡甘察갈吉盖頭淡甘察髮縱白布長衣와갈以易喪服而哭之以此居心喪未知此制無大悖否

答來示未穩何得更製喪服只空不服華盛而已

問旁親服給暇式未知倣自何代豈漢文之詔耶

國家之法豈令給暇而已耶抑短喪如漢文之意耶以爲給暇而已則不應居官之式又少於凡民而凡民又何用給暇耶今俗制旁親服略成風俗固當從之然時制以爲短喪也則豈非未安乎渾今遺重服乃義服也前日季父之喪所見如今不定而又諸兄在上有所拘礙未能制服今則欲制服而義服情有所未盡而又疑於法也但欲服布帶一月厥後白衣素帶終其月數未知如何如此處置無大悖理否某今遺重服以禮揆之且當廢業而一家常有外客爲賓主極爲未安欲於卒哭

之前姑今外舍諸君歸其家未知此意如何朱子語錄有問遣服而祭於祠堂者答以重服百日前難於祭至於朞功緦今法上日子甚少可以入家廟燒香拜云云然則似是短喪也

答家禮五服月數明載無可致疑楊氏補入式暇一條本意非欲使棄家禮本文而從此式也況無短喪之據乎此式傚於何代不須議爲朱子以其時人旣知斯式而於五服月數及服制生熟麁細甚爲詳密今空從朱子家禮而楊氏補入式暇一條何可混論於五服月數中乎且我國大典亦不曰短朞喪爲三

十日而於五服皆從古禮月數只於式暇云三十日以下日數則使人人家行五服如禮而國家給暇日數之如是明可知矣如或一從國典給暇日數則妻父喪亦用朞制乎式暇日數在職少於非在職是必國法以在職爲任重而少私喪也所云非在職亦非如所示小民也疑或解官也或士人也喪固廢業示退外舍諸賢似合禮朱子旣有使輕服者入廟行禮之語則不必無服然後可入家廟示今法上日子甚少之語語意於國事旣無所避則家廟猒尊燒香拜似可之云不可以是疑短喪也今見朱子語類有云

橫渠有季父之喪三廢時祀却令竹監弟爲之緣竹監在官無持服之專則宋法之非短喪亦昭然矣願勿以疑似者阻其明前之未爲沮於後斷然制服從禮經月數千萬幸甚漢文短喪雖非講禮君子皆知不可又况我 國制度不遵漢之短喪明矣乎以明兄若不釋然則爲一世弊甚鉅

問姊妹夫以姊妹之年紀而爲之序此於義理何如尹聃之父年後於叔獻而叔獻呼之爲兄坐之在上云聞之極未安鄙見以爲姊妹爲一位以年而坐婿與男子兄弟爲一位以年而坐恐得倫理

之正也

答禮左右前後皆得合理是爲得中叔獻雖欲尊尹公之父尹公之父安得挾妻年居長我之叔獻上乎來示正合頃見叔獻講其不可答以姊是長我者而姊之所天其夫也勢不得坐其上云吾以爲不然似別行之爲優而如難別行處則叔獻之坐尹上爲是而尹之坐叔獻上爲非且禮云女坐以夫之齒今何敢以夫而坐女之齒乎又禮云男女異長

問隣有溺死不得屍其子欲招魂爲墓於義理如何此事於人倫甚重儻爾蹉過豈不傷孝子之心

乎

答墓只是葬體魄旣不得其屍則不墓似合惟魂無所間爲主以祭爲得義理之當後看朱子大全朱子曰招魂葬非禮先儒已論之矣

答金希元論小祥練服

前後二札極盡情禮深服禮學有進但練服衰布必欲用生似爲非是其意以爲緦乃衰中精細之極而尚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則自緦以上皆不可有事於布以是爲定曰五服之衰皆生也練用功衰則其用生無疑矣是大不然先以用布一事言之古禮斬

衰冠布用水濯齊衰冠以下布用灰鍛治之云是皆織成後或水濯或灰鍛也何以知其然也若皆以此爲織成前治絲之事則斬衰之布縷不見水織成然後乃合等殺而麤於水濯之冠也安有不見水織成之理以衰見言之緦之有事其縷者是乃治布之極精者也聞今世織工亦然先其絲者爲上後其布者次之且五服之衰皆生亦甚無謂儀禮之緦冠同衰緦衰苟生也緦冠亦生也緦冠用生而小祥冠用練豈有是理也小祥冠旣不可不用練則五服之衰皆生之說不攻自破矣司馬公書儀大功以下用緝若

五服皆生則亦不如是之經用精也朱子以熟定功衰亦非自出己意無有所據也且功是用功治布則功布之不生亦明矣禮曰既練服功衰又曰以卒哭後冠受其衰卒哭後冠卽功衰也功衰是果生耶雖然古禮近古諸儒亦或難知今生數千載之後難可以已見爲是定只以有宋先儒之說及朱子家禮爲定也朱子於家禮既以熟布定功衰而小祥用練布已質於墨衰之問(見成服章下問墨衰條既葬換葛繆小祥換練布云)與橫渠用練之意相合焉來示云橫渠無用練意亦未然以鍛練大功之布爲上之衣非橫渠之說乎用熟之証

如是而黃氏儀禮經傳無明文云練服圖只據䟽家之說而䟽說生熟亦未詳悉則未知欲用生者何所取而爲法耶因古禮用布之意采橫渠已定之論參以質問朱子之語依家禮功布用熟之節而祥之用熟無可疑矣衰見如是幸勿爲訝苟或用生是用斬衰之布於小祥而只以升數爲別也夫升數之設自斬至緦起於三盡於十五甚有其殺此則朱子之所難分也故朱子於家禮只以麤細爲定安敢越家禮而論升數哉且治布等級古禮則有勿水濯水濯灰鍛又灰治之別而家禮則以生熟爲定今世斬衰既

用是生而小祥又用是生則是非用斬衰之布於小祥者耶李栗谷亦有用生之示今不暇别錄將此狀以傳幸甚眼昏不一

且止朝夕哭後几筵晨夕禮家禮無文欲行祠堂章晨參之拜則三年內几筵無參神拜朱子云柩前無拜以子事父母必俟起衣後拜則几筵無參拜亦尚生之禮也今欲晨夕入伏几筵前行定省之義既不可專然無事父不可行事神之禮故也未知如何

與浩原論叔獻待庶母禮

凡禮守名分別嫌疑爲重故自古禮家未許庶母位

次者良以此也禮莫重於祭而祭禮序立之次未有
庶母之位其餘家衆大小之禮具未見庶母之序雖
於昏禮有及中門申命之文此亦非序次也但喪禮
妾婢立婦女之後云云此妾云者乃死者之妾也於
喪主爲庶母以此觀之庶母之不得參於平日家衆
之會者別嫌疑也不得已而參則必在婦女之後者
守名分也或云庶母不當在子婦之後此妾云者乃
死者之子之妾也甚不然凡喪禮曰妻曰妾云者皆
據死者而言也何獨於此據死者之子而爲言乎且
死者之妻率其子婦在次則妾固不得與於其間而

在其後於禮於情不亦空乎且今設若有一家長奉母而行禮會於堂中則子婦輩亦當聚於堂中矣庶母若不得已出參則豈可入此堂中耶固當在於楹外耳今者栗谷以未奉先妣之故而推此楹外之人處之堂中尊位此豈別嫌之禮也哉經次五等之服以節中人情而庶母有子然後只許緦服則栗谷之庶母乃無服人也尊此無服之人而壓之家衆之上是豈節中人情也哉且妾子之爲父後者爲其母降服必至於緦然後合禮者以別嫌故也何以知其然也凡爲人後者爲其母只降一等而爲父後者則降

其母乃至於緦者旣後其父而母其嫡母恐有二母之嫌故也必降與父之他妾同服然後方合別嫌之明法矣以此推之先王制禮之微意亦可想矣鄙意栗谷奉先妣之時則庶母雖或入中堂只是犯分矣今日而許入中堂則無乃失禮之大本乎栗谷之欲尊庶母者以謂奉御先君耳以謂奉御先君而加之子婦之上獨不念嫌逼於先妣耶凡嫌疑之禮雖甚絕遠猶有干名犯分之弊故繼母則雖無子服三年庶母則雖有子服緦相去五等之服豈不絕遠乎而後世猶有匹嫡之僭焉栗谷乃欲以坐之差後爲嫡妾

之別無乃不可乎自三代至于今日千百載之間行禮與說禮家不可量數而未聞有令庶母雜坐於嫡婦女之間而行禮者區區之意特以庶母未有位次之明文故益信其不可廁於嫡婦女之間也而栗谷則反以無明文而加之嫡婦女之上未知如何朔望讀法之禮廢之已久栗谷獨舉而行之非徒當今好禮之家或慕而行之操筆者必書一儀一動之節而垂作來世之規範矣其爲世敎之益大矣然而或失於嫡庶大本之禮則一席之間已作千里之謬殆以爲一世盛大之禮而反爲無窮之害可不念哉栗谷

示以尊兄有云庶母可參於餕與宴之說鄙見則不然旣不參於祭之序立而何敢參於餕禮乎祭與餕之不得參者以無位次故也旣無位次而可得參於宴禮乎栗谷示以庶母常時奉之爲上云云此亦不然栗谷家奉之爲上者乃其伯嫂氏也庶母則空處別房而尊之而已豈得爲一家之上哉大凡妾與妾子甚有分別妾子則從父故其於五服與嫡無殺妾則不得從父故不匹於嫡而不與於族是以漢惠之庶兄肥不嫌於兄坐庶弟如意不嫌於弟寢而未聞肥等之母得厠於宮中之位次也此其三代之禮到

漢猶然而今世之人視庶兄弟則欲退之奴僕之間而推尊庶母則不避與嫡同席之嫌區區之所常痛惜者也栗谷亦以唐世名卿受揖於庶母云云此則只出於一時情勢而然耳非關禮節矣韓愈拜乳母云云此亦未知合禮與否但其拜也第未知坐之一家之尊位而拜也否鄙意以爲待庶母之禮尊處別房而上不干嫡婦女下不與婢妾凡一家之事不須稟而不敢决朔望禮畢家衆以次就拜於其室鄙見如是更須參量以定至當之歸何如大凡有妻有妾者或有愛憎之私而不敢犯分者只賴其分甚遠位

甚絕也然而或有非常之變焉待妾之道不以差於妻亞於妻爲別必直與侍婢同列然後嫌疑自卞爲子者待庶母之道亦不以差於母亞於母爲別必直與非族同而無服然後名分始定矣今旣以妾婢爲名而有加之子婦之上之理乎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是已栗谷亦旣有妾妻嫡之分不可不明白矣

○某適有故此錄令舍弟將某意爲錄者也而唯不得餕不得宴之條下文之間語意與某見稍異某則謂叅拜乃於庶母房中而餕與宴室出在後行之高雖高在子婦上而以後爲別非混叅位序故也此謂

子奉父之主中饋之妾禮或如是而未見古禮未敢爲定也

賜喻別紙複玩數過極有說到處不勝歎服竊以禮家無庶母之位非無位也朔望參溫公儀婢妾在家衆之中凡祭在執事之列故不序庶母位也若果異位而不可不序其隆殺則聖賢之制名物度數至纖至悉豈有遺此一節使後人無所承用耶鄙意禮無庶母位者乃在婢妾之列已明言之也如明誨極分明叔獻見之必起疑端未知答書以爲如何也且鄙見欲參於餕與宴者祭與朔望參

乃禮之嚴敬處不可以父之婢妾尊於其間餕與宴乃一家合同和豫之禮旁親賓客自外而至亦可序坐故庶母可出參禮以展親愛之情耳雖然禮學精深未易窺原豈可据今所見以爲斷定禮有婦呼庶母爲小姑而有服者要當深考禮經參合思繹慱觀古事且待吾學之進可也不敢妄爲之論也如何

垂賜批錄精分微意欽仰講禮之至庶母非無位之喩甚明白同居家自當有庶高祖母以下及旁親從曾祖父以下亦各有妾凡序位在婢妾之列而只分

高下之次而已如是則祭與朔望餕宴凡禮無所不可參矣若如叔獻之說則庶祖母在母之上而差後庶母在嫂之上而差後旁親之妾亦各在其班而差後耶所謂婢妾在家衆之中婢妾在婦女之後等云云者非獨指主人之妾凡家衆九族之妾皆在其中亦甚明白未知如何

示諭且待吾學之進尤切歎服歎服不敢自是已見大槩似此而又恐喪母之子奉父主中饋之妾亦或有別禮也叔獻所答達下以上

庶母之禮思之未得其中雖承盛諭旁引曲譬辭

嚴意正而揆之情理終是未安決然行不得略言其難幸更思而回教如何祭時婢妾立於婦女之後云者亦難曉解古人所謂婢妾者多是女僕豈必庶母乎儻使庶母立於婦女之後則非但嫡婦居前雖所生之子婦亦必居前矣欲避匹嫡之嫌而使姑居婦後無乃虞舜受瞽瞍朝之禮乎此一難也庶母亦多般父若幸侍婢而有子者謂之庶母則此固賤妾不能處子婦之上矣若使父於喪室之後得良女主饋以攝內政厥父生時已居子婦之上矣今以父歿之故還抑之使坐子婦之下

則於人情何如哉此二難也父之婢妾則有子者有服無子者無服矣若主家之妾則乃貴妾也不論有子無子而其家長尚有服則況子爲父之貴妾豈可以爲無子而無服乎況同爨緦者著之禮文恐不可目之以無服也今兄定論以爲無服此三難也古人慕親者所愛亦愛之犬馬尚然庶母旣經侍寢則子不可不愛敬也今以位次之嫌故使之塊處一室不敢出頭家人相率宴樂而庶母不得出參歡泣終日則是乃囚繫也於人情何如哉此四難也大抵禮固主於別嫌而位次相隔則

非所憂也若使庶母主北壁受諸子之拜則固是干名犯分矣今者坐西壁而與諸子婦相對而拜則是果相逼於先妣乎以坐之差後分嫡庶云者亦不然若先妣在則其可坐於西壁而差前乎君臣之分嚴於嫡妾而君坐北壁臣坐東西壁先妣之位在北庶母之位在西寧有干名犯分之嫌乎近世人心薄惡多視庶母如婢妾至於所生之子亦喚厥母爲婢妾者或有之玥亦見之矣吾兒不此之憂而乃憂時俗之推尊庶母無乃過乎又以爲庶母居尊則凡事必稟命者亦不然庶母只是

位次居上耳家政則當屬家長母子之間尚有三
從況於庶母乎凡事變歷然後乃知其難吾兄不
親歷故立論甚易若使兄遇珝家事則亦必難處
恐不能信口信筆如此之快也
叔獻所答如是禮雖或過情則可取但舜之於瞽瞍
也舜雖爲天子而瞽瞍則其父也妾子則不然旣奉
先妣則其生母不得居主婦之前者以嫡母爲其母
而嫡母特位主婦前故也叔獻斷之爲居前一失也
父妾之無服者必欲有服是亦非禮也同爨之緦父
妾之有子者緦自是二條也叔獻欲合而同之二失

也欲待吾學有進來教合義而然亦不可不以今日所知所定爲講而取其正也

答叔獻問

奉祀妾子之母固不當立于主婦之前矣亦豈可立於主婦之後乎不得立於前者嫡妾之分也不得立於後者母子之倫也頃者有承重妾子來問祭時厥母之位余答以當立於主婦之西稍前云兄必非之矣雖然三代以後亂嫡妾之分者多有之矣若亂母子之倫則人情尤駭無乃母子重於嫡妾歟高論以行列之多爲不可行此則未然若曰

禮不當然則已矣於禮無害則雖千行百列何傷哉子孫若分產數代則其行列亦多矣豈可以行列之多而合昭穆爲一行哉衆妾亦然苟可分序則雖多行列亦不可已也大抵貴妾之異於婢僕三代以來皆然恐不可一切斥以婢妾也同爨緦非謂父妾之無子者也珥豈不知哉禮大夫爲貴妾雖無子亦緦妾無子尚可緦況庶母之貴者雖無子豈可無服云爾假曰無服亦當以同爨有服此則指珥之庶母而言也非泛指人之庶母也

答奉祀妾子既以嫡母爲母則所生母何得位居主

婦之前來示既自誤而又教人使誤甚不可此何等禮也嫡母在則空在母位嫡母不在則空虛其位安有以父妾僭居母位之行乎生母以居婦後之難空不出參而已行列之多亦非謂如昭穆堂堂正位也妾既無位而兄自辨别位混於諸位種種多行終不得成禮是僕之未安者也且同爨之緦禮文所謂指等輩而言兄欲引以父妾亦似未穩貴妾之稱在諸侯大夫而自其下則不可論也禮有降殺何得混稱貴妾古禮未曾見士有貴妾也凡人於父妾之主中饋者應有别禮而未得其據制禮作樂亦非人人之

所敢爲也莫如於庶母所在房中尊爲極高之位叅拜於其中正寢中之私會私禮或出叅於後行之高處於祭於婚朔望讀法等禮避嫌不出使情禮兩得之爲佳更思之如何大凡兄於禮上自生己意頗用活法甚似不當

答叔獻書 論叔獻所述擊蒙要訣非是

尊兄所論如九容註云足容重者不輕動也若趨于尊丈之前則不可拘此此註非是凡用足不輕而不躓不蹶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當趨則趨以采齊當行則行以肆夏是足容重也若如兄說足容重是半邊

語也可行於燕閑而不可行於接尊丈安有是理註手容恭云手無事則當端拱不可弄手撫物此亦未穩手容恭豈但在無事時乎執玉奉盈非手恭而能乎註聲容靜云不可出噦咳等聲此亦未盡聲容靜者謂安定辭也且噦咳等聲人所不得不爲者也故小學在父母舅姑之所禁噦咳等聲安有平居而不爲之理註氣容肅云調和鼻息不可使有聲氣此亦未安宜云雖有聲氣而當使之肅安能使之無也註九思之貌思恭云一身儀形無不端莊此亦以端莊訓恭字不足欠謙遜意故也至如立志章云志之立

知之明行之篤皆在我耳我又何求哉此亦文勢之
誤也不如又何他求之爲合也又革舊習章云時時
每加猛省之功此非無時不習之義也時時字不可
時時字雖在論語書註中而莫如去時時每三字而
下一常字之爲合也又持身章自學者必誠意向道
不以世俗雜事亂志以下至眞實心地一段空在心
術工夫而編在持身雖曰身修在正其心而教小兒
目以持身錯以心志亦不分明大學之言正心於修
身者其章目以正心修身故也又讀書章自小學至
春秋詳玩等說逐條變文或雷同或别無意思非如

韓子所謂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各稱其義也不如删去以避煩文之爲簡也又事親章云今有遺人以財物者隨其物之多少輕重而感恩之意爲之淺深焉父母遺我以身父母之恩爲如何哉等語雖承盛喻終未解惑父子天理也慈母之保赤子豈有計較假借於其間赤子之愛父母豈有遺我以身之念哉父子之理寔爲著現雖至愚至微至暴至戾者油然藹然終無泯滅之理提携奉負鞠我撫我者本無有求於子愛念思慕抑搔省覲者亦無圖報之心則以財物之多少輕重酬恩淺深之比亦似不當又喪制章

云復不必呼名此亦未善呼名非禮而猶曰不必何也不必云者猶或可爲之云也宜只曰隨生時所稱而已且孝子無脫絰之禮禮稱雖入軍門不可脫也而兄云絰非出入他處則不可脫也是教人失禮也今之後學好禮者亦有不得已出入而戴絰者頗多兄說若行反恐沮人之爲禮也且云親戚之喪若他處聞訃奔喪則至家卽成服此卽字未合古禮奔喪條云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註曰疏者小功以下親者大功以上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

及者亦自用其日數則其禮等級如是分明而兄合親疏泛言曰卽成服甚無據朱子家禮又無舍古禮卽成之文也而強欲引而如此看雖承傍據爲說亦未敢信也又服制月數云友則雖寂重不過三月如此斷定似亦未安古禮於師服自三年以下不定月數者甚有其意師友一體愚意以爲師之合行心喪三年義同生我者是眞所謂師也自其下則皆是友服也友亦情意輕重甚有等級何可以一定論哉居家章云我 國守令別無私捧受守令之饋乃是犯禁也守令之饋除酒肉飮食之外若米菽之類不可

受也此論亦偏若以一國法所禁言之飲食與米菽同一罪也不可分辨也若以時弊言之守令之善事人者必多費米菽以致珍邪異味者比比有焉一啓此門爲宰相者托此論濫受而不辭爲守令者托此論巧捧而無避是敎猱升木也甚似未穩酒食米菽咸不可受而或有分厚邑長之能守法者有所贈遺則勿論米菽窮則或可受也何可以一槩論也此條宜削而勿論可也祠堂章子孫序立圖諸子諸孫外執事宜直在主人後重行而今移于東不可也主婦後子婦孫婦內執事亦宜重行而今不然亦不可也

諸弟亦稍後主人之肩而今乃竝肩亦不可也設饌之圖脯醢祭物之重而今以佐飯易脯名飯羹盞等亦擅移其位皆似不可祭儀章出入必告祠堂若遠出經句則開中門再拜之家禮如此而今以月字換句字亦似不當朔望祭服色以家禮推之今之白直領卽古之深衣也用白直領亦可不必只用紅直領也時祭之用二分二至不必大書爲式也亦恐非朱子意也或問時祭用仲月淸明之類或値忌日則如之何朱子曰却不思量到此古人所以貴於卜日也然則今不可舉是日爲式也祭禰祭之大也而闕不

見錄告贈告事之大禮也題贈改題之重禮也而亦闕其儀似當添入凡祭儀以已見加減處或似未安今不可一一錄稟如墓祭之易參神降神等處是也如喪服中行祭之一條卒哭後以生布巾與衣薦于神主者大違禮制生布巾衣極凶之製也時祭極重之吉禮以凶接吉古無其禮何況今之生布巾甚無謂又無制度旣脫屈冠而只着是巾則是免冠而拜先祖會合之盛禮也安有是理朱子以墨衰行禮是不忍純凶而接神明也古人之服中行祭事其例非一如朱子之使輕服者入廟行禮及橫渠之遣朞服三

廢時祀而使竹監弟代行之以竹監在官無持服之專故也先賢處置甚有曲折伏惟尊兄潑思刪定勿容易幸甚幸甚兄禮一定不但一時後學之宗師而已可不重哉妄有所論惶悚無已謹拜九容註今看禮記本文亦異兄說兄須更詳之

重答叔獻書 亦論擊蒙要訣非是處

承下札伏審違攝仰慮仰慮山中習靜應事致勞病或空然千萬愼重但外無所事內添身病恐非吾輩之所期待也不食無炊僕空妾分聞兄亦朝晡假貸貴而能貧一慰一念所示九容所爭只在於偏說全

說之異尊兄旣以手容恭許鄙見之是而於足容重
獨守偏說未知其可也尙如兄說足容重㝡合於靜
坐不動時也似不成說近有解頭容直者曰上下正
直不動時是頭容直也或揖或拜則非直也此近兄
說夫頭容直坐立之時則直上直下拜揖之時則不
偏於左右者也以此推之則皆可知矣兄以聲容靜
異安定辭者亦未知其義也又以安靜辭爲語聲低
微者以其言也厲爲大其聲者亦似未安近來初學
或氣蹙色作聲多低微是可謂安定辭乎大槩兄說
主玉藻本註而泥着推不得恐未然也氣容只以鼻

息爲定亦恐未穩貌思恭亦謙遜爲主端莊次之者也時時云者比常字似未洽好故欲改以常字兄以常常猛省恐其太過而生病所謂猛省者果何事而恐其生病耶若曰時時亦無時不習之義也與常字同其義則可也若曰猛省是不可常常可爲之事則兄說似爲非是中庸之說誠身而正心在其中者誠身包誠意正心修身也今旣目以持身而引此爲證似爲未穩讀書章云云者苟欲存之望兄更爲點綴刪正也又於春秋使學者求抑揚操縱之奥義此似未盡孟子之論春秋亦不如是朱子之論春秋亦不

如是抑揚操縱於一字加減乃後世不知春秋者所論而胡文定亦不免此病故朱子詳論其非而至曰今之說春秋者將聖人之經爲權謀機變百將之傳以此觀之抑揚操縱恐非聖人之本義也大學中庸或問皆朱子成書不可取舍而於大學令讀或問於中庸闕之似空添入復之呼名旣是非禮而兄欲待兄長乘屋或可呼之而不改云似爲未穩苟或兄長乘屋則是變禮也變禮皆可書耶禮云侍者乘屋而兄以尊行乘屋爲念亦未知其可也又況隨生時所稱云卑幼尊丈各有合稱之號兄何不思之淺也改

之無疑經無可脫之禮而兄擅許脫經於出入之時旣違禮矣何得合禮況一二好禮者不忍脫經則兄何致憂於反古之淩也朱子時喪服有欲用古制者或以爲吉服旣用今制而獨喪服用古制恐徒駭俗朱子曰駭俗猶些小事若果考得是用之亦無害然則兄之許脫經恐非朱子意也況今之喪服一用古制習人耳目篤禮孝子不得已有出入處雖全用喪服亦無可駭何況戴經乎弼意非欲使人人肆然戴經於出入時也不欲兄之擅許脫經以爲禮也更詳之家禮之改古禮雖或有之而家禮之所未改處亦

欲以己意改古禮則無乃未安耶如至家即成服家禮亦不如是而猶欲改古禮似爲未穩朋友麻此是泛說而兄不思禮文本意是似不合祠堂叙立之禮朱子旣令諸弟稍後主人之右而兄自以己意斷之曰不必稍後恐其不然又况介子介婦無並肩於冡子冡婦之禮乎脯是祭用之重而又古今通用之名也必欲改以佐飯是亦非是至於祭祔程子朱子已定之禮而小學家禮旣詳其儀猶曰恐豊于昵也渼爲兄致疑焉時祭之用二分二至朱子旣論其非而尚曰程子之式強欲行之恐亦未可也墓祭之參神

降神旣定於朱子家禮而遽欲改之亦未合又况禮意難知乎伏惟盛諒

答浩原書

問石潭書院諸賢遺我書言今年欲立栗谷祠版以配食于朱子祠云蓋石潭書院立朱子祠以靜菴退陶兩先生配食丙戌秋已奠安祠版故也且今渾主張此事云未知於高見何如鄙意以爲此事事體至重非可輕爲者石潭門人力學自立待數十年道明德立之後而潑惟道理大會同門斷然推尊而行此盛舉可也或有後世子雲者出而

行此未擧之禮亦可也今日鄙人獨斷爲之恐未爲十分取信而又恐有傷於忽遽也願示定論何如

答來示愼重不欲獨斷千里相問深荷盛意但此擧栗谷舊里門生欲尊奉栗谷吾東鄉先生立祠非一實非大段擧措也必欲待門生道明德立與後世之子雲則或恐未然也況栗谷爲當代鉅儒此非一時同輩之私見實後世之公論鄙見如是未知如何

龜峯先生集卷之六